

梅劍江湖

卷冊

梁羽生



梁羽生
壬午年十月吉日
梁羽生
畫

游 劍 江 湖

梁 羽 生 著

三

海天出版社・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目 次

(三)

第三十五回	西山恶斗	(723)
第三十六回	调兵遣将	(745)
第三十七回	化敌为友	(764)
第三十八回	重寻故剑	(786)
第三十九回	匆匆来去	(805)
第四十回	几番回合	(827)
第四十一回	赌酒显能	(846)
第四十二回	扬州祝寿	(866)
第四十三回	揭破阴谋	(890)
第四十四回	英雄肝胆	(912)
第四十五回	大闹寿堂	(930)
第四十六回	分道扬镳	(952)
第四十七回	红颜知己	(965)
第四十八回	路遇同门	(997)

第四十九回	黑衣老者	(1014)
第五十回	仪醪楼上	(1028)
第五十一回	扫荡妖邪	(1048)

第三十五回 西山恶斗

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
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笔
尘土。

——张元干

戴均抬眼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正是御林军的统领北宫望！

其他三人依次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灼、炎炎和尚，以及玄风道人。

戴均他们早已料到会有追兵到这里来的，但却想不到来得这样快，而且是御林军统领亲自前来！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居然能够逃出了北京城，佩服，佩服。可惜你们的翅膀还不够硬，飞得不高，走得不远，终于还是给我找着了。嘿、嘿，饶你们有孙行者的七十二变，如今只怕也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

孟元超淡淡说道：“咱们骑驴读唱本，走着瞧吧！”

北宫望道：“这人是谁？”玄风道人道：“他就是从小金川来的那个钦犯，自夸是快刀无敌的孟元超。”其实孟元超从没吹擂过自己的刀法，这“快刀无敌”四字，是玄风道人给他加上去的。玄风道人因为昨晚败在他的快刀之下，是以故意这样说他，意图激北宫望出手来对付他。

北宫望盯了孟元超一眼，目光移到缪长风身上，问他师弟道：“这位想必就是曾经和你交过手的缪长风了？”西门灼满面羞惭，说道：“不错，他和我交手之时，业已知道你是我的师兄的。”他说话的用意，正是无独有偶，和玄风道人说的话用意相同，大家都是想北宫望为自己报仇。

北宫望不置可否，却拱了拱手，说道：“孟大侠的快刀我久已闻名，缪先生游侠江湖，名闻天下，我也是久仰的了！”他是御林军统领身份，不比市井之徒，见着敌方的著名人物，自然免不了有一番做作，不能见面就打。

孟元超不屑和他客套，冷笑说道：“我是你所要捉拿的钦犯，你对我久已闻名，大概不假！”玄风道人插口道：“统领大人，你瞧这厮多么狂妄！”缪长风则是似笑非笑的打个哈哈说道：“多谢统领大人给我脸上贴金，缪某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北宫望道：“还有那个冒充我的李麻子呢？”这话他是向着宝相法师问的。宝相法师像只斗败了的公鸡，面红过耳，说道：“那个麻子逃了！”

北宫望道：“区区小贼，何足萦怀，逃就让他逃好了，慢慢找他算账。”言下之意，“小贼”逃走算不了什么，“大贼”可就不能让他走了。

此时卧佛寺的喇嘛已是陆续来到，正在樱桃沟中救治那六个受伤的喇嘛。孟元超冷笑道：“统领大人，你还要等什么人吗？”他是等得不耐烦，向北宫望挑战了！

北宫望侧目斜睨，不答孟元超的话，却向缪长风说道：“缪先生，敝师弟曾蒙赐教，对你的太清气功很是佩服。听说太清气功奥妙非常，今日有幸相逢，我也很想开开眼界。”言

下之意，即是要和缪长风拼斗内功了。

缪长风纵声笑道：“统领大人划出了道儿，缪某岂有不奉陪之理？”

大家只道北宫望就要和缪长风交手了，不料他却说道：“且慢！”回过头来，慢条斯理的问宝相法师道：“他们冲破你的七煞阵，大概也费了不少气力吧？”

宝相法师一败涂地，正自羞惭，听得北宫望这样问他，乘机挽回几分面子，说道：“七煞阵本来已把他们困住，可惜我的弟子对阵法变化，尚未纯熟，以致功亏一篑，才给他们突围。但虽说是功亏一篑，也困了他们半个时辰了！”

北宫望说道：“好，宝相法师，我请你作个证人。”此语突如其来，宝相法师一时莫名其妙，说道：“作什么证人？”

北宫望目光移转，向孟元超道：“孟大侠，我先领教你的快刀！”

孟元超笑道：“对啦，果子要捡软的吃，你还是和我交手的好！”话中有话，意思即是说缪长风的武功比他高，北宫望若是和缪长风较量，更要吃亏。

北宫望缓缓说道：“你们在七煞阵中已经苦斗一场，我北宫望自是不能占你们的便宜！”

说至此处，顿了一顿，这才答覆宝相法师刚才的问话：“法师，请你作个证人，这位孟大侠以快刀驰名，一百招快刀大概是须多少时候，也不用太耗气力的。我和他就以百招为限，百招之内，我胜不了他，决不与他为难！”

孟元超冷笑道：“倘若我是微幸胜了你呢？”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我限斗百招，这是为你着想。百招之内，你只须胜得一招，北宫望从此闭门封剑，御林军

的统领当然也不做了。你和你的朋友立即可以下山，我的手下决不与你为难！”

孟元超哈哈笑道：“统领大人，你这赌注倒是下得很不小呀！”

北宫望继续说道：“百招之内，我若是胜了孟大侠，缪先生我再领教你的太清气功！”

孟元超大怒道：“这话等到你胜了我再说不迟！”

北宫望淡淡说道：“很好，那咱们就骑着驴儿读唱本吧！”用孟元超刚才说过的话，针锋相对。孟元超瞿然一省，心道：“临敌勿躁，我可不能给他激怒。”当下沉住了气，宝刀出鞘，说道：“好，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北宫望道：“法师，请你留心记数。”缓缓拔剑出鞘，只见剑柄镶金嵌玉，剑尖吐出碧莹莹的光芒。孟元超是个识货的大行家，一看就知是一柄价值连城的宝剑。原来北宫望这把宝剑乃是皇上所赐，剑名“青龙”，是大内所藏的古代七把宝剑之一。孟元超使的虽然也是宝刀，但比起他这把青龙宝剑，却又不免颇有逊色了。北宫望做了御林军统领之后，轻易不肯和人动手，用这把皇上所赐的宝剑与敌人较量，更是第一次，可见他对孟元超也是极为重视的了。玄风道人暗暗欢喜，心里想道：“孟元超本领再高，也高不过统领大人。青龙宝剑出鞘，孟元超的首级定然不保！”

剑吐青芒，刀光映雪，两人刀剑相对，如箭在弦，眼看就要一触即发，不料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他们虽是“箭”在弦上，却并没有“即发”。

众人屏息而观，但见孟元超手按刀柄，虎目圆睁，对周围的一切，宛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目光只是注视着北宫

望的剑尖，北宫望脚步不丁不八，剑尖虚指孟元超的中路，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气。

众人之中，缪长风的武学最为广博，见北宫望摆了这个式子，不禁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北宫望的剑，掌，内功，据说都是出色当行，故此号称‘三绝’。以前我还以为是一班趋炎附势的人特地捧他的，如今看来，‘三绝’虽嫌夸大，却也确是不凡。内功如何，掌法怎样，尚未得知。但只以这剑法而论，却是渊停岳峙，含蓄深沉，是我平生仅见！”

俗语有云：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其实真正的武学高明之士，不必等他出手，只须看他的眼神，步法和所摆的式子，就已经知道他是有了了。

原来北宫望这个“虚式”，暗藏有七八种复杂的变化，不论对手从那个方向攻他，用的是什么狠辣的攻法，也都可以随机应变，还击敌人。孟元超一看他摆出这个式子，就知他是抱着“后发制人”的打算。孟元超虎目圆睁，注视着他的剑尖，也正是要寻瑕觅隙，作攻击前的准备的。凝神注视了差不多有半枝香的时刻，苦苦推敲，仍然觉得对方竟是无瑕可击。

玄风道人等得心中烦躁，冷笑说道：“快刀、快刀，讲究的是个快字，快刀不敢出招，干脆不如把刀扔了，回去做缩头乌龟吧！”

话犹未了，忽见刀光疾闪，剑气纵横，快得难以形容。玄风道人是擅使快剑的，竟也看不清楚。只是隐约看得出刀剑似乎并未相交，但那刀剑颤动之声，已是震得耳鼓嗡嗡作响。

孟元超的刀法真是快得难以形容，宝相法师在旁留心观看，初时还能跟得上在心中默念：“一、二、三、四……”霎

时间已是但见刀光耀眼，剑花错落，根本就不知道孟元超业已使了多少招了。

不过北宫望的剑招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见他剑尖上好像挽着重物一般，横剑当胸，徐徐一划，使的是一招平平淡淡的“横云断峰”。

这一招虽然是使得平平无奇，而且是慢吞吞的似乎颇为吃力。但那剑尖颤动的嗡嗡之声，却是久久不绝，震得众人的耳朵都有点不舒服。而且在他徐徐划过之际，抖起了朵朵剑花，透过刀光，耀眼生缣。

在他使这一招的时候，孟元超的快刀暴风骤雨般的在他前后左右劈了不知多少刀，可也没有一招斫着他。他这一招使完，这才缓缓的退了一步。

孟元超一咬牙根，又扑上去。北宫望仍是缓缓出招，从“横云断峰”变为“龙潜九渊”，长剑只是在胸前左右摆动。“横云断峰”在守势之中还带有三分攻势，“龙潜九渊”则是完全防守的了。北宫望在这一招使完之后，又退一步。如是者一进一退，孟元超连扑七次，北宫望连退了七步。

玄风道人和西门灼看见北宫望给孟元超迫得连连后退，都是不禁暗暗担忧。玄风尤其着急，心里想道：“原来孟元超昨晚斗我，快刀还是未曾尽展所长的。北宫统领只限百招，只怕是太‘托大’了。万一统领也输了给他，这可如何是好？”

殊不知玄风道人固然是在为北宫望担忧，孟元超这边，缪长风与李光夏也是正在为他担忧呢。李光夏心里想道：“师父教我剑法之时，曾说过最上乘的剑法乃是重、拙、大三字。举重若轻、以拙胜巧、博大能容！一招看似简单不过的剑招，而能包罗融化各派剑法的精华。现在看来，这北宫望的剑法，在

‘大’这一方面，不及我的师父，师兄，但‘重’‘拙’二字，却似乎已差不多可以和师父比肩了。孟大侠只怕不是他的对手。”

其实双方都是不免有点杞忧，北宫望与孟元超的慢剑快刀，真正说来，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功力悉敌。不过孟元超吃亏在攻势发动得稍为急躁了些，攻得虽好，对方守得更妙，孟元超急攻不下，已是犯了兵法上“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则竭”之弊。

北宫望连退七步，已是把孟元超的先手攻势逐步化解，退至第六步，便即站稳脚步，不再退了。不过基本形势还是和刚才一样，一个急攻，一个缓守。

孟元超攻如雷霆疾发，北宫望守如江海凝光。一个是浪涌波翻，一个是渊停岳峙，攻守俱佳妙！众人看得眼花缭乱！

忽听得“当”的一声，溅起几点火星，孟元超斜跃三步，收刀一看，刀头损了一个缺口，但也只不过只有针鼻大小，肉眼几乎看不出来。原来孟元超的宝刀虽然比不上北宫望的宝剑，但因他出刀收刀都是快到极点，当真只是一沾即退，北宫望要想切断他的宝刀亦是不能。

就在孟元超斜跃之际，北宫望立即笑道：“孟大侠，咱们可罢手了吧？”

孟元超怒道：“你不过仗着宝剑之利罢了，难道就当作是我输吗？”

北宫望笑道：“岂敢，岂敢，招数上我是没有赢你，但你也没有赢我，对不对？”

孟元超道：“既是未分胜负，如何就要罢手？”

北宫望笑道：“孟大侠，你忘了一件事啦。咱们说好了只

限百招的，现在刚好是满了百招！宝相法师，你是证人，我可没有记错吧？”

宝相法师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讷讷说道：“是，是，我一直是在数着，刚好是满了百招。”其实他的目力跟不上孟元超的快刀，看到后来，不知不觉已是看得目眩神摇，根本就没有数了。

孟元超霍然一省，把使过的刀法在心里飞快的复按一遍，果然是刚好满了百招。不觉暗暗叹了口气，想道：“他应付我的快刀，居然分心默记我的招数，纵然打成平手，我也应该算是输给他了。”

孟元超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当下便说道：“北宫望，你的本领是在孟某之上，孟某甘拜下风。”

北宫望笑道：“孟大侠，你不必客气，咱们只能算是打成平手，你的快刀我也是佩服得很的。不过咱们既然是有言在先，我可要再向缪大侠领教啦！缪大侠，现在咱们都已是各自打了一场了，谁也没有占谁便宜，可以交手了吧？”

缪长风道：“好，统领大人，你划出道儿！”

北宫望道：“你胜了我，我仍然按照与孟大侠所订之约，任凭你们下山，从今之后，我也闭门封剑了。我若侥幸胜了你，你们可都得跟我回京！”

缪长风自忖不会输给他，但此事关系他们四个人，他可不敢单独作主，正自踌躇，孟元超、戴均、李光夏已是齐声说道：“缪大侠，只管答应他！”

缪长风自忖并无必胜把握，说道：“我若输了给你，任凭你的处置。”

北宫望哈哈一笑，说道：“缪先生敢情是有点胆怯么？贵

友都这样信赖你，你却不敢替他们挑起这副担子，岂不是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不过，你既然只愿意作个自了汉，我是主随客意，那也好吧。”

戴均哼了一声，缓缓说道：“北宫望，你以为我们是怕你不成？”

北宫望道：“不敢，不敢。令尊是开创震远镖局的一代名镖师，我对你们戴家的七十二把大擒拿手也是久仰的了。戴镖头，那你请说吧，你意下如何？”

戴均说道：“你和缪大侠较量，已经是划出道儿来了。现在我们就和你赌上一赌，这个赌可以说是缪大侠有关，也可以说是无关。”

北宫望道：“哦，怎么样个赌法，我还是不大明白，请戴镖头细道其详。”

戴均说道：“我赌你胜了不缪大侠！”北宫望道：“万一我侥幸得胜了呢？”戴均说道：“我们的赌注也就和缪大侠一样，任凭你的处置。若是缪大侠胜了你，我们也不要你的‘开恩’，大家各凭本领，再来分个强弱存亡就是！”俗语说姜是老的辣，戴均这话正是替缪长风长了志气，灭对方的威风，而又为自己和孟元超、李光夏保持了身份。与北宫望刚才说的恰好是针锋相对。

但戴均这话却是正合北宫望的心意，当下哈哈一笑，说道：“有志气，有胆量！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们就这样办吧！”

原来北宫望自忖也是并无必胜把握，他要缪长风拿较量的结果来决定朋友的命运，这就可以使到缪长风心理重新负担，感到非胜不可的压力。如此一来，他获胜的机会倒是可

以大大增加了。

如今戴均所下的“赌注”超过他的想望，不论输赢，放不放走戴均这些人的权都是操在他的手中，他焉得不喜？

缪长风道：“好，两方的话都说明白了。统领大人，你要如何较量？”

北宫望：“久仰你的太清气功，咱们就在掌法上较量内功吧。不过，咱们也用不着像市井之徒的那样打架。”

缪长风道：“随你的便，出招吧！”

众人不知怎样才是“不像市井之徒那样打架”，心念未已，只见北宫望已是拉开架式，缓缓的发了一掌。但这一掌却是在离开缪长风三丈之外的距离发出的。

缪长风神情沉着，缓缓的吐气开声：“嘿，好功夫！”双掌轻轻拍出，还了一招。双足钉牢地上，也是在三丈之外，并不迈进。

北宫望忽地哈哈哈哈哈笑了三声，跟着也道：“好功夫！”众人都是不解他因何发笑。

原来他们二人的内功路子刚好相反，北宫望是以“霸道”取胜，缪长风则是以“王道”取胜。太清气功一发，北宫望如沐春风，有说不出的舒服，不觉就有点睡意。他这三声大笑，正是用以发挥本身的功力，振奋精神，抵御对方真气的侵袭的。

缪长风也不轻松，北宫望的劈空掌打来，他已经使了千斤坠的重身法，并且立即用太清气功抵御，但身形还是不禁接连晃了三晃。

原来北宫望的内功十分霸道，发出的劈空掌力蕴藏有三重劲道，就像狂涛骇浪一般，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缪长

风只道已经化解了他的掌力，倏然间第二重劲道就摇撼他了。第二重劲道刚过，第三重劲道跟着又来。饶是缪长风武学深湛，见多识广，也是初次碰到这样霸道而又古怪的内功。他只是连晃三晃而能保持脚步不移，身形不退，已是足见功力的了。

一个是大笑三声，一个是连晃三晃。众人不解其中奥妙，只道是北宫望一交手就占了上风，不禁有点为缪长风担心了。

只有北宫望自己明白：“太清气功果然名不虚传，他的功力之纯，看来只有在我之上，决不在我之下。我纵使不至于败了给他，要想胜他，只怕也是很难的了。”

缪长风心里也在想道：“北宫望身为御林军统领，果然是有不同凡俗的真实功夫！今日要想分出个胜负，只怕最少也得在三百招开外！”

武学虽有以柔克刚之说，“王道”胜于“霸道”，但也要看双方的造诣如何，北宫望的“霸道”内功已是练到差不多登峰造极的地步，缪长风要想取胜，只能一分一分的消耗他的真力，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才会成功。

第一招双方都是试探对手的虚实，试探过后，大家不敢轻敌，各自使出得意的掌法，在距离三丈之外，一招一式的比划起来。

两人都是神情肃穆，面色沉重。但在旁观的人看来，他们却似各练各的，远比不上孟元超刚才和他恶斗那样好看。

不过在场的双方人物也都是一流高手，渐渐就看出其中奥妙来了。

看来他们似乎是各练各的，但双方的掌法却又是互相克制，彼此攻拒。敌攻我守，敌守我攻，旗鼓相当，丝丝入扣，

和寻常的“过招”并无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并非近身搏斗，在两人之间有十来步的距离而已。

但高手较量，这一点距离却算不了什么。第一，双方的劈空掌力都可以达到对方身上。第二，掌法上一有破绽，对方立即就可以乘虚而入，三数丈的距离，一跃即到。甚至不用真个打到敌人身上，掌力已是可以从空门侵入，伤敌要害了！

这样的较量乃是既比掌法，又斗内功，比寻常的高手过招，还更凶险得多了！

内功的较量是看不见的，双方的掌法旁观者却是看得分明，每当他们使出深奥繁复的招数之时，两方的人都禁不住在想：“这一招若换了是我，我应当如何化解呢？”往往心念方动，场中已是过了一招，解招的精妙，多半在旁观者有所拟的招数之上！“啊，原来是这样化解的！”

表面看来，北宫望占了七成攻势，掌劈指戳，招招凌厉，全是攻向缪长风要害。但缪长风见招化招，见式化式，神色又似乎比北宫望显得从容。

北宫望猛的一声大喝，掌法突然催紧，呼呼呼连劈七掌，方圆数丈之内，砂飞石走，站得较近的人，都感到劲风扑面，隐隐作痛。

缪长风身形摇晃，就似在狂风骇浪中挣扎的一叶轻舟似的，起伏不定。但虽然如此，也没有给“风浪”打翻，仍是站得很稳，双足牢牢的钉在地上，一步也没后退。

孟元超心里想道：“这可不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缪长风大哥化解了他这七招猛烈的攻势，看来就会有转机了！”刚才他以快刀猛攻北宫望，北宫望也是接连退了七步，方才

消了他的攻势，暗抢先手的。如今北宫望之猛攻缪长风，正是犯了孟元超刚才猛攻他的同一毛病。

北宫望是武学大行家，岂有不知此弊，重蹈孟元超的覆辙之理？那是因为明知其然而不得不然，他自忖久战下去，决难讨得便宜，是以不得不希图侥幸。

果然这七招过后，北宫望额头已是见汗，虽然不是大汗淋漓，也看得出是比刚才吃力多了。而缪长风则仍是神色自如。

孟元超看得出来的，西门灼、玄风道人等人当然也看得出来。玄风忽地喝道：“时候不早，咱们爽快的一决雌雄吧。你们这边四个人，我们这边也是四个人，大家都不吃亏，孟元超，我再领教你的快刀！”登时从单打独斗，变成混战局面，双方各自找寻对手！

缪长风哼了一声，说道：“统领大人，咱们可是还未分出胜负啊！”

北宫望笑道：“你们这边的戴镖头有言在先，他是早就想趁这个热闹的了。咱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他们在旁边只是看着咱们哑斗，大概也没有什么味儿。让大家凑凑热闹也很好啊！反正人数一样，你们并不吃亏。宝相法师你约束卧佛寺的人不许插手，你就在旁作个公证吧。”

宝相法师应了一个“是”字，退了下去，却指挥从卧佛寺来到的喇嘛布成了七个“七煞阵”，远远的采取包围态势。心里想道：“按说北宫大人这边是决不会败给他们的，万一还是收拾不了他们的话，我借口报仇，把他们拿下，按江湖的规矩，这也只是各自了结各自的梁子，与北宫大人无关。”

北宫望练的是“霸道”内功，口中说话，发出的掌力丝